

世相百态

我和阅报栏

■邱伟坚文

至少在十多年以前,邮局门口闹市街头弄堂巷口……阅报栏是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走过路过,总会见着玻璃橱窗内摩肩接踵的读报人。阅报栏也伴随我几十年了。从儿时踮着脚尖看起,直到在路过四平社区办事处的浏览,对阅报栏是“流动图书馆”的感悟最为深刻。

印象中,四川北路邮电总局以及南京东路这两个阅报栏,从数量和规模来说是上海最大的。挨着北苏州路的那一排阅报栏,不仅有中央及上海当时所有的报纸,还有各省市的

方报纸。

记得是1977年底,文革后恢复首次高考,各地报纸陆续登载了那届本省高考的优秀作文。那天下午,我经过四川北路,但见邮局阅报栏前密密麻麻的全是读报人,将北苏州路上街沿挤得水泄不通,我自然也挤进了夹缝里,边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抄录金句,边啧啧赞叹,语文考试就这么两个半小时,能写出这么精彩的文章,作者们真的是倚马可待下笔千里!

一个个橱窗看过去,直到夜色四合,才依依不舍退去。如今,这一幕,已成为国人的共同回忆了。



童心天地

知了声声里的暑假

■张勃文

乡间的孩子,对知了的关注始于蝉蜕。暑假里,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每天坚持起大早,沿着小河两岸一路找寻,草间、树根处、枝丫上,总能找到还带着泥土和露水的知了壳。

壳很薄很脆,低处的可以直接摘取,高处的要用长竹竿轻轻挑落,小心翼翼地拾进竹篮里。积攒起来的知了壳,卖到小镇中药店里,能获得一笔外快。拿到钱的那一刻,心里热热的,觉得自己长大了,能挣钱了。对这笔来之不易的钱,精打细算,除了买赤豆棒冰、盐津枣等零食外,还会买心仪的文具。我以前有一个印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铅笔盒,就是用知了壳换来的,引得同学们好一阵艳羡。

蜕了壳的知了一身轻松,爬上高枝,躲在树荫里,开始它们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。

整个夏日,知了精神抖擞地歌唱,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,也似乎有了蝉声的夏天才是完整的。

捕捉知了是我们暑假里的一大乐趣。别看知了长得愣头愣脑,叫起来没心没肺,其实警惕性颇高。蝉声一片的树林,人一走近,就会骤然停止发声,甚至惊觉飞走逃之夭夭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,要想

捕捉到知了,就要做一个长柄套兜。选取一根长芦竹,用铅丝弯成圆圈固定在芦竹一头,再沿着圆圈缝上一只麦乳精包装袋,这样一个简易的知了套兜就做好了。

有了称手的武器,捕捉知了就事半功倍了。

闷热的暑假傍晚,蝉声一阵胜过一阵,此时我和堂弟便结伴出去捕知了。乡间的小孩户外活动经验丰富,听到前面树林里蝉声阵阵,心中窃喜,捺捺住兴奋,蹑手蹑脚地靠近。仰起头来循声搜寻,只见一只黑褐色的知了正趴在树上怡然自得。

“意欲捕鸣蝉,突然闭口立。”此时一旁的堂弟那怕鼻涕就要流出来了,也会凝神屏息,克制住不发出声音来。我沿着树枝间的空隙,慢慢将套兜伸过去,树上的知了依然在振翅高歌,全然没有发觉异常。等到它发现情况不妙,想逃跑时已来不及了,后路被包抄了。最后一刹那,我将套兜猛地罩上去,知了一阵乱撞跌在了套兜里。

有趣的是,情急之下的知了只会一根筋地往套兜底部钻,很少想到折返方向往敞开的口子处逃跑,所以只要罩住了,往往能一抓一个准。

知了的笨拙表现也给了我们启示,有时候方向错了,还一味不知回头地执着,并非好事。

岁月悠悠

那根便宜的断棒冰

■任焜越文

日头正辣,知了在梧桐树上不停地叫着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。正是下午两三点钟,我在后弄堂阿祥师傅的箍桶摊旁玩着刨花,远处一阵阵“棒冰卖伐!棒冰卖伐”的叫卖声,伴着笃笃笃的敲打声,不时传来,撩得我心痒痒的。

我手摸着早上好不容易从母亲那儿要来的4分钱,却不敢冲出去买。我要等到四五点钟时,去沪南电影院旁边的天竺食杂店碰碰运气,买一根断棒冰吃,这样就能省下二三分钱,积蓄下来,在讨不到冷饮钱的日子,也能让自己吃上棒冰。

棒冰在生产和运输中,常常会出现棒头断裂现象,商家称“断棒冰”。

他们最头痛碰到断棒冰,因为断棒冰只能降价出售,而我们小孩子,最喜欢断棒冰了,断了棒头,棒冰一样吃,还少花钱。

断棒冰分两种,一种棒头只剩半根,勉强还能捏着吃,一种棒头全断掉了,只能用棒冰纸头包着吃。一般“半断”的卖3分,“全断”的只卖2分。如连续几次都买到断棒冰,那省下的钱,等于就能再多吃一根棒冰。所以每次买棒冰时,我们总要先问一句,断棒冰有伐?

我家楼下的烟杂店,夏天也卖棒冰,不过店里没有冰箱,批来的棒冰从纸盒里拿出来,就要马上放进大口保温瓶。

店里保温瓶就二三只,批的棒冰也不多,偶尔发现一二根断棒冰,老

板娘就直接给自己的女儿吃了。

电影院旁边的天竺食杂店每天供应量很大,老板特地在门口放了只很大的卧式冰柜,里面盛放着好几盒棒冰雪糕和冰砖。棒冰进货多,断棒冰自然也多,看电影的观众没人会买断棒冰,拿着根断棒冰去看电影,也太没腔调了。

天竺食杂店老板还有个习惯,要等每天断棒冰积到10来根时,下午四五点钟一起出售。几个夏天下来,电影院食杂店卖断棒冰的名气就传开了,每天到了这个时间,买断棒冰的孩子就赤着膊,拖着木拖鞋,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。有的还带着搪口杯,如碰上全断棒冰,就可放在搪口杯里拿回去吃。往往在几分钟内,断棒冰就被这群赤膊小孩一抢而光,后来的只能望冰兴叹。

实质上这买断棒冰的过程,已起不到夏天吃冷饮的作用了,顶着烈日赶来,在满头大汗中,心急忙慌把断棒冰吃了下去。内心的满足已不是烈日下的冰镇,而是省下了1~2分钱。

意犹未尽

丝瓜棚下

■王志良文

每每夏季,在农贸市场,见碧绿的丝瓜参差不齐摆着任人选购,就会忆及小时候种丝瓜的情景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家住杨家宅,清晰记得屋后门外有一大块用篱笆围起来的空旷地。早春,空气中还有几分薄薄的寒意时,母亲便从菜橱抽屉里取出一根风干的丝瓜筋,拿一把剪刀,将絮状丝瓜剪剪开,一粒粒饱满墨黑的丝瓜籽从里边顺势而出。

体弱的母亲带着姐姐和我,在朝南方向一角落处整出一块约1.2平

米的地,将土翻一翻,松一松,撒些豆饼渣当作肥料,浇些水沤上几星期。一场春雨后,用小铲刀将结成块的泥土铲松,尔后就可以把丝瓜种子埋进土里。

一星期左右,丝瓜籽破土而出,细细的嫩芽上镶嵌着一顶小黑帽。不几天,小黑帽脱落时,丝瓜苗伸展身躯,在春风细雨里日渐长大。渐渐地,瓜苗绽出绿叶,抽出瓜蔓,呈现出一股昂扬向上的生机。此时,我们不失时机地用竹竿撑在地上,将预先削制好的毛竹片、尼龙绳等,沿着篱笆或靠墙上屋檐处,搭建一个“向上攀爬”的平台。

一入夏,丝瓜藤蔓密密织,错落有致地交织在一起,攀上毛竹片,钩住尼龙绳,一路向上,爬满了整个园子,给小小的院落增添了盎然绿意。

正午时分,烈日当空,太阳透过丝瓜藤密密层层叶片,把光影斜斜地映在院落的泥地上。从上而下垂吊着的丝瓜,微微摇曳。蝴蝶和不知名的小虫围着小黄花飞舞。

傍晚,等到天边的太阳猛地一沉,一家人就可以聚集在院子里乘凉。劳累一天的父亲躺在竹椅上,时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母亲则坐在竹椅边,缓缓地摇着蒲扇,似睡非睡的父亲静谧地享受着蒲扇带来的丝丝清凉。我们几个孩子或坐或躺,遥看满天繁星,深邃苍穹,遐想万千。

夜深了,凉爽的水滴落在脸上。仰头望天,是夜间露水沿着藤蔓滴落而下。月色下,恬静的丝瓜叶上,露珠像宝石,泛着晶莹的光华……夜深沉,睡意浓,劳累一天的人们在丝瓜棚下酣然入梦。



对莲余傲世外仙 ■罗倩

生活故事

寻人蛮难

■陈茂生文

我们是蛮特别的一批人,“文化程度”填“初中”却无任何证明。偶然获知在校友会数据库能查到有关信息,才松了口气,否则那三四年时光就算“历史不清”了。

那辰光,同学间分手很平淡。“通知来了,后天就到黑龙江。”“哦,我明朝到崇明。”随后各奔东西,没有特别

念想。也不是薄情,因为彼此住得近,家长熟悉姐姐认识,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”,没有“失联”这件事。

孰料,人生轨迹终究是渐行渐远,再遇“动迁”,几十年的邻居挥挥手“散了”;“没了和尚也没了庙”,于是人海茫茫无处寻。

进厂后十多年“三班制”,好不容易读书拿文凭坐办公室。等到签字退休,才想到职场生涯实在平庸。若打过架还算“戎马倥偬”,但始终循规蹈矩,不越雷池也无建树。

只有那些,在同一个水龙头下坦诚相见相互搓澡、同一个窗口打饭、同一台轧机前后操作的那些人和事,

在脑海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梦境里,再也挥之不去。

据说“怀旧”是“老”的标志,但“怀”终是情真意切。同学方物,自学美术,颇有功力,读书时过往甚密。学校毕业后到浙江插队落户后“顶替”到上海工具厂,再以后到某杂志社当美术编辑。改革开放后惊悉老兄颇有家世,笑其是在身边长期“潜伏”。以后老屋动迁、长辈故去,老厂变园区,杂志社物是人非,便断了音讯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,67届高中毕业的章燕青由崇明农场“上调”进厂,在一起翻三班。那时他住老南市窄巷里,工厂劳作辛苦,高温季节尤其臭汗

淋漓,时常同坐一个楼梯口聊天乘凉。20岁生日时,邀其来家,他写了一首七律诗并特别解释其中一句“弱冠偏要强出头”：“古代人称20岁为‘弱冠’。”不记得当时有否小酌,但无疑由此掀开通往古诗文的幕帘。恢复“高考”后,他一跃过龙门,开始暑假还回厂劳动几日。以后,就没了以后。

同学步正权,家居溧阳路边一家理发店楼上,在同学交往中不多言语,空余时光独自琢磨篆刻。也是在他那儿第一次见识篆刻的木质台座,还用厂里语言戏称“台虎钳”。他为我刻了一方印章,连那块石料一并奉送。这枚图章陪伴我五十多年,并盖

在买房合同上,有时在书籍扉页上涂写点感悟,也盖个印章以显斯文。他毕业后去哪儿了?印象不深。

还有崇明中学66届高中生陆儒春,学农时房东家的秀才,平时交谈甚多。我们返校等待分配时,他专程到上海,送来一本“工作手册”并写了很多话。最后一句是:“再见了,屯垦戍边的战士!再见了,广阔天地的知青!”那点悲壮意味至今记得。

还有还有……就不一一细说了。“相聚是缘”有时被称作“鸡汤文”。一路踉踉跄跄地过来,到了闲坐书灯下,听雨滴凉杆的时光,那时的一笑一颦恍若眼前。